

國醫學院講義教材

——●●●錄 驗 實 症 臨●●●——

◀一卷▶



(2)

新國醫講義教材臨症實驗錄第一章

(序言) 醫爲生命之學，須學理與經驗並重缺一不可，本講義過去者，均屬學理之論，此後者均屬經驗之論，使學者在醫學實驗上能達到圓滿之成功，則此層必須注意研習也，所載俱係編者等治愈實驗記錄，以示學者。

中風類

商人王華甫年六十餘，患風證半身不遂，言語蹇澀，心神昏愴，煩躁自汗，表虛惡風，口不知味，鼻不聞香，鼻有時覺堵塞，聞木聲則驚怖小便頻多，大便秘結，凡三易醫病全不減，又因風邪，加之痰嗽，咽乾燥，疼痛不利，唾多，中脫氣痞似噎，余思內經有云，風寒傷形，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臟乃病，臟病形乃病，病狀如此，治之必求其本，邪氣乃服，蓋此正冬季，論時月，則宜升陽補脾胃，瀉肝，論病則宜實表裏，養衛氣，瀉肝潤燥，益元氣，慎喜怒，標本兼顧，遂以柴胡，升麻各三分，黃耆，當歸，炙甘草各三錢，人參一錢五分，半夏，黃柏，酒黃芩，陳皮，白芍，各一錢，五味子二十五粒，此風中臟兼中腑也，蓋中臟者多滯九竅，中腑者多著四肢，服此方果然痊愈。



一肥人中風口喎邪，手足麻木，余作痰治以貝母瓜蒌各五錢，南星半夏各二錢，白朮，黃芩，黃連，黃柏，羌活，防風，荊芥，威靈仙，甘草，天花粉，各錢半，竹瀝薑汁，各一酒盅。

煎藥時更加酒少許以行經遂愈。

一官界人得中風，口眼斜歪，語言不正，口角流涎，此因元氣虛弱，而受外邪，又兼酒色之過也，以人參，白朮，當歸，各四錢，麻黃八分，升麻三分，防風，羌活，桔梗，石膏，黃芩，荊芥，天麻，南星，薄荷，葛根，赤芍，杏仁，川芎，各錢半，竹瀝，一盅，薑汁一盅，遂愈。

退伍軍官徐某，妾四人，好色，患中風，四肢麻木，無力，半身不遂，余以治風先治血，血生風自滅之法，以四物湯加天麻苦參，黃柏，知母，麥冬，人參，白朮，黃耆，獨蠶，全蝎，地黃而愈。

徐得山，年四十二歲，十指盡麻木，併而麻，乃氣虛症。余用補中益氣湯加木香，附子，麥冬，羌活，防風，烏藥而愈。嚴長立，年三十七歲，乃匠者，勤於動作，能飲酒，患中風，頭目眩暈，用半夏，陳皮，各四錢，防風，羌活，當歸，白芍，人參，白朮，黃連，川芎各二錢，甘蔗汁一盞而愈。

吳慶年三十六歲。平日好飲酒，大醉一時暈倒，手足俱麻痺，用黃耆一兩，天麻五錢，甘蔗汁一盞而愈。

新聞記者蕭秋肅君，因勞役失於調養，忽然昏憤，此元氣虛火妄動，挾痰而作，急令左右人灌童便，

神思漸爽，更用參，耆，各五錢，芍，歸，各三錢，元參，柴胡，山梔，甘草各一錢，服之稍定，察其形倦甚，又以十全大補，加五味，麥冬，而安，凡人元氣素弱，或因起居失宜，或用心太過，致遺精盜汗眩暈，寤而不寐，口乾作渴，皆是無根虛火，但服前湯，固其根本自愈。

一老年人，素善飲，兩臂作痛，已服他醫祛風治痿之藥，更加麻木，發熱，體軟痰湧，腿膝拘痛，口噤語澀，頭目眩暈，口角流涎，身如虫行，搔起白屑，余曰，臂麻體軟脾無用也，痰涎自出，脾不能攝也，口斜語澀脾氣傷也，頭目重脾氣不能升，癢起白屑，脾氣不能營也，遂用補中益氣湯，加神曲半夏，茯苓，二十餘劑，諸症悉退，又用參朮煎膏治之而愈。

韓連崑飲食起居失宜，左半身並手不遂，汗出神昏，痰涎上湧，用參耆大補之劑，汗止而神思漸清，頗能步履，後不守禁，左腿自膝至足，腫脹甚大，重墜如石，痛不能忍，其痰甚多，肝脾脈洪大而數，重按則軟濡，朝用補中益氣，加黃柏，知母，麥冬，五味煎送地黃丸，晚祇用地黃丸白水送，數劑諸証悉退。

一婦人因怒吐痰，胸滿作痛，服四物二陳，芩連，枳殼之類，不應更加祛風之劑，半身不遂，筋漸羣急，四肢痿軟，日晡益甚，內熱口乾，形體倦怠，及延余治之，始悉錯服前藥，遂用補中益氣湯，後用大味地黃丸，而愈。

城內李富紳，年四十八歲，往外埠進香，衣著單薄，中途遇雨，衣盡濕，止宿旅舍，帶濕睡臥，俟回入城，患中風，左手足不遂，口眼歪斜，言語蹇澀，面腫流涎，口開手撒，喉如拽鋸，汗出如雨，呃逆不定，昏暗頭痛如破，煩燥不寧，余用六味地黃湯，加人參，附子，麥冬，五味，元參，知母，此症如用化痰清熱之劑則誤矣。

一婦人脾胃虛弱，飲食素少，忽痰湧氣喘，頭搖目直視，手揚足擲，觀其面色，黃中見青，此肝侵脾，遂用六君子湯，加升麻，柴胡，治之而愈，更以補中益氣加半夏，調理而痊。

一婦人懷中鬱結，筋攣骨痛，喉間似有一核，誤服他醫破氣順氣之藥，反添口眼歪斜，臂難伸舉，痰涎愈甚，內熱煩燥，延余診之曰，鬱火傷脾，血燥生風所致，遂用加味歸脾湯十餘劑，又服逍遙飲，而愈。

一大學生，六月初時患夢遺，畏寒驚懼，重衣厚被，取汗過多，身熱，六脈滑數無力，次日語言不清，如顛，目暗不識人，他醫用散風藥，其病益甚，余遂用人參白虎湯而愈，暑風，屬於類中風也。

鹽商朱風岐，年五十二歲，患中風月餘，延余診視，脈滑數弦長，重按無力，口角流涎，言語蹇澀，飲食作嘔，此七情內傷，熱勝風動之症，用六君子加秦艽天麻蒼朮瓜蒌竹瀝，薑汁之類，後以六味地黃丸善後而愈。

（附論）經曰「蒼天之氣，清靜則志意治，順則陽氣固，雖有大風大毒，弗能害也」是故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人逾四旬，腎水虛衰，火心暴盛無制，而成天地不交之象，加以七情鬱結，損傷其氣，多有此症，有中臟中腑中經之別，中臟者多著九竅，中腑者多著四肢，中經者多二便無阻，口不能言，不可不知。

傷風類

何鳳鳴，年三十八歲，面色青白，患傷風，身熱大小便不通，余以小柴胡湯，加羌活，枳殼桃仁，麻仁各七分而愈。

一商人面色黑，能飲酒，患傷風頭疼如火熱，骨瘦無比，不吃飯，以人參敗毒飲，如乾葛而愈。

劉志成患傷風，復瀉百餘度，余以五苓散加白朮，三錢，前胡八分，羌活一錢，蒼朮一錢。

楊公館僕役患傷風，小便白濁無度，余以小柴胡湯加黃柏，知母，白朮，白芍，當歸，各一錢半，蓮肉一錢，秋石一錢。

錢商蘇伯誠患傷風咳嗽氣喘，鼻塞流涕，先用參蘇飲一劑，以散寒邪，更用補中益氣湯，以實腠理而愈。

警士章某患傷風，曾用仲醫表散之藥，反痰盛咳嗽，肚腹膨脹，面色青白，此脾肺俱虛之症，屬於不可治標之例，余乃以六君子湯加桔梗，桑皮，杏仁，而愈。

百城書局印刷部工人某君，喘嗽，胸腹，膨脹，泄瀉不食，此飲食傷脾而不能生肺金也，用六君子湯一劑，諸症頓愈。

銀行商人王子樵，患傷風心疼，余用人參敗毒散加山梔子一錢，白芍二錢，草豆蔻一錢，木香八分，遂愈。

鹽商梅子嘉，年四十九，患傷風脾疼，身熱，飲水，余以小柴胡湯加杜仲牛膝天花粉，連翹，乾葛，而愈。

余每治傷風，外感者用小柴胡湯兼內傷者用參蘇飲十分虛者非用補中益氣湯不足痊愈，貴在變通。

中寒類

余治河北省政府羅君，年六旬餘原有胃虛之症，當年時值六月，霖大作，連日不止，因公務勞役過度，致飲食失節，每旦則臍腹作痛，腸鳴自利，須頻解大便，乃少定，不喜飲食懶於言語，身體倦困，余診其脈沉緩而弦，羅君以年高氣弱，脾胃虛寒之症，加以霖雨天氣，寒濕之氣候，及勞役飲食失節，重虛中

氣，內經云「飲食勞倦則傷脾」此疾非大辛大熱之劑不可，雖夏暑之時，有因熱感熱之戒，但遇此症則須從權而治其急矣，內經云「寒淫於內，治以辛熱」遂以乾薑附子，辛甘大熱，以瀉寒水，用以爲君，脾不足者以甘補之，以人參，白朮，甘草，陳皮，甘溫以補脾土，胃寒則不欲食，以生薑草豆蔻辛溫，治客寒犯胃，厚朴，卒溫厚腸胃，白茯苓甘平助薑附以導寒淫濕氣，以上各藥不數劑而痊愈。

一花園脚夫，暑熱担花遠行，渴飲井水，至晚回園，以單席陰地上睡，頃間身發寒熱，吐瀉不得，身如刀刮而疼，曾請其附近之醫治之，認爲中暑，以六和湯，黃連香薷之類，隨服隨厥，該園主託人延余治之，切之，其脈細緊而伏，曰此中寒也，園主畧知醫，笑向余曰，六月中寒有是事乎，余曰，人素肥碩，必素畏熱，好服涼飲，况遠行途中，飲水必多，今單席臥地，夏月伏陰深中寒氣，君畧讀醫書，知其一，不知其二，今治此疾，必須捨時從症，遂以大劑附子理中湯而愈。

傷寒類

一軍官傷寒身熱體痛無汗，大便不通，已四五日醫者將議大黃朴硝等下之，幸尙未服藥，延余診之脈浮緩，臥室中，自稱其惡風，余曰表證如此，雖大便不通，數日腹不脹，別無所苦，何遽便下之，大抵張仲景法，須表證罷方可下，不爾則邪乘虛入，不爲結胸，則爲熱痢矣，遂以桂枝麻黃各半湯，繼之以小柴

胡湯，漸漸汗出大便亦通，而愈，按仲景之法，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始表中風寒，入裏則不消矣，擬蠶攻之，當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未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堅實，有燥屎，自可徐徐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爲禍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邪入，必變臨熱下利，煩躁不寧，不可勝數，輕者困篤，重者危矣。

（陰症發斑）王局長病，延余治之，脈極沉細，內寒外熱肩背胸脇，斑出數十點，言語狂亂，或曰發斑識語非熱乎，余曰，非也，陽爲陰逼，傳之皮毛，故斑出，神不守舍，故錯語如狂，非證語也，肌表雖熱，以手按之，須臾冷透如冰，至於狂，非陽狂之狂，乃失神之狂，即陰虛也，遂以附子理中湯而愈。

一電報局員，病傷寒脈浮而長，喘而胸滿，身熱頭痛，腰脊強鼻乾不得臥，余診曰，太陽陽明合病，仲景法中有三證，下利者葛根湯，不下利者嘔逆者加半夏，喘而胸滿者麻黃湯也，余遂以麻黃湯得愈。

治病最貴臨時變通但仍須處處融化古方而活用之，梨園經理李君二月病傷寒發熱，曾延號稱江蘇名醫某君，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不復見，延余診其脈沉細，小便不禁，此立夏前誤用白虎之過，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臟腑，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曲隱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救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遂用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即乾葛升麻防風白芷參耆蒼朮白芍甘草而愈，有難者曰白虎湯大寒，非大熱何以救君之治，奈何，余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經行則病愈矣。

張監督之子年十九歲，四月間病傷寒九日，仙醫用理中丸數服，其證增劇，更一醫作陽證，議論參差，不敢服藥，決疑於余，余曰，凡陽證者身須大熱，而手足不厥，臥則坦然，起而有力，不羈寒反熾熱，不嘔不瀉，渴而飲水，煩躁不得眠，能食而多語，其脈浮大而數者陽證也，凡陰證者，身不熱而手足厥冷，惡寒嗜臥，而向壁臥，惡聞人聲，或自引衣蓋覆，不煩渴，不欲食，小便自利，大便反快，其脈沉細而遲微者，皆陰證也，及診病者之脈甚數，得六七至，夜叫呼不絕，全不得睡，又喜飲冷水，陽證悉具，且三日不見大便，急宜下之，乃以酒煨大黃六錢，炙甘草二錢，芒硝五錢服之，至夕下結糞數寸塊，是夜汗大出，次日脈靜身體清爽矣，余思素問熱論云，治之各通其臟腑，仲景述陽傷寒論，六經各異，傳變不同，活人書亦云，凡治傷寒，先須明經絡，不識經絡，觸途冥行，鮮不誤矣。

有病傷寒身熱頭疼，余視之曰，邪在表，此表實也，當汗之以麻黃湯，或問曰傷寒大抵因虛，故邪得以入之，邪在表何以云表實也，古人稱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蓋邪之入人也，始因虛入，邪居中反爲實矣，大抵調治傷寒，先要明表裏虛實，能明此四字，則治傷寒無難矣，何以言之，有表實有表虛，有裏實有裏虛，有表裏俱實，有表裏俱虛，仲景麻黃湯之類爲表實而設也，桂枝湯之類爲表虛而設也，裏實則承氣湯之類，裏虛則四逆湯之類，表裏俱實，所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也，表裏俱虛則所謂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也。

一人患傷寒，五六日頭汗出，自頸以下無汗，手足冷，心下痞悶，大便秘結，或者見四肢冷，又汗出滿悶，以爲陰證，殊不知此乃少陽證也，遂投以小柴胡湯得愈。

一書局商人患傷寒得汗數日，忽身熱自汗，心不得寧，余診之曰，此勞心所致，神之舍未復其初，而又勞傷其神，營衛所以失度也，當益其脾，解其勞，庶幾得愈，授以補脾湯，（人參，白朮，甘草，橘皮，青皮，乾薑）佐以小柴胡湯而愈。

一郵差病傷寒，醫發汗，七日後不愈，小腹滿而痛，其家人欲爲之服下劑，又不敢，延余診之曰，曾渴飲水乎，答曰甚渴雖飲水渴不止，余曰此蓄水似疝證，不可下也，乃用五苓散以利其水，加川棘子，小茴香以上小腹痛，而愈。

有病傷寒傳裏熱結不通者，已經屢下，而復中按之，則仍繞臍作痛，堅若仰瓦，然其人伏枕不起，又已累旬，飢肉漸削湯飲幾廢，氣怯不足以佈息，當此之際攻補不能施其巧，計將安出，曰，論常法在所必攻，不攻則腸胃無由清，水穀無由進，元氣無由復，而人曷以生，若遽攻則此立槁之形，盡絕之氣，能堪之乎，計必先行補法，而後察邪正之緩急，輕重以攻之，攻後旋復從補，補後旋復從攻，則庶幾矣，補則粳米和大棗湯，扁豆飴糖之屬，此皆適口不助邪之物佐藥餌不及也，補既得力，方可議攻，攻則元明粉一味爲佳，蜜油調服，尤爲良法，不特傷胃爲然其他之病，亦可類推矣。

景星棧東，陳茂齋，勞倦後勉強色慾，續感風寒，發熱頭疼，胸膈脹滿，余診之曰，此少陽證也，以小柴胡湯加枳殼桔梗竹茹而嘔逆止，遂愈。

該棧東一老僕，頭痛遍身骨節痛，面色發黑，發熱，口渴，胸膈膨脹，飲食七日不進，復感寒，余乃以藿香，蒼朮，防風，葛根，白芷，紫蘇，甘草，陳皮，大腹皮，麥芽，枳實投之，服後胸膈寬，而痛未全止，再以麻黃，葛根，柴胡各二錢，石膏滑石各三錢，紫蘇蒼朮各一錢，甘草五分，薑三片，服之大汗出而熱痛皆除，惟餘口渴，又以白芍，當歸，石膏，知母，柴胡，黃芩，麥冬，葛根，陳皮，服之而愈，此先因飲食所傷，故用藿香正氣加消導以助其內，然後繼以二方，各有妙用。

內傷類

李總長 近七旬，致元氣虧損，自利數行，覺肢體沉重，不思飲食，他醫以防風通聖散之類大劑服之，覆以厚衣，遂大汗出，前證不除，反增劇，易數醫，四月餘不愈，余診視六脈沉細而微弦，不飲食，食即嘔吐，中氣不調滯於升降，口舌乾燥，頭目昏眩，肢體怠倦，足冷，臥不能起，肢體本瘦，又因內傷自利，復汗，是重劫津液，脾胃愈虛，不能滋養週身血脈使然也，非甘辛大溫之劑，不能溫養其氣，內經云「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又脾不足者以甘補之，黃耆，人參之甘，補脾緩中，故以爲君，形不足者，溫

之以氣，當歸之湯和血潤燥，木香辛溫，升降滯氣，升薑益胃草薑辛甘大熱，以蕩中寒，理其正氣，白朮炙甘草陳皮甘溫苦溫，乃厚腸胃，麥蘖寬腸胃而和中，神曲辛熱導滯消食爲佐使也，名曰參朮調中湯，薑三片煎服之嘔吐止飲食進，越三日前證悉去，惟稍有便結遂以麻仁煎湯，以潤降之劑而痊愈。

一報館主筆，病怔忡，善忘，口燥舌乾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內傷不足，擬進參茸桂附，尚未實行，延余診之曰，其人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憂慮事業，抑鬱積久，致內傷也，然抱薪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補中益氣湯，硃砂安神丸月餘而安。

一肥白人年壯，因勞倦成病，秋間大發熱，已服柴胡等藥，（該醫誤用）余遂以黃耆合香附子湯而愈。

茶葉莊主脾胃素虛，因飲食勞倦，腹痛胸痞，誤用他醫所投大黃等藥下之，證語煩燥，頭痛喘汗，吐瀉頻時或昏憤，脈大無倫次，用六君子湯加炮薑四劑，而安，但倦怠少食，口乾發熱，六脈浮數，對病象曰，不時發熱，是無火也，脈浮數而根虛，是氣血俱虛也，仍然服補脾胃之藥，果然連收全功。

一友人業西醫，每遇勞役，食少胸痞，發熱，頭痛，吐瀉作渴，余診其脈浮大而根虛，余曰，此脾胃血虛病也脾屬土爲至陰而生血，故曰陰虛，彼不信，服其自配攻下導滯之西藥，愈服愈甚，病象益增，更加腹痛作嘔，彼束手乏策，復求余挽救之，遂先以六君子湯加炮薑痛嘔漸愈，又用補中益氣湯，完全大痊。

一文人素勤苦，因飲食失節，大便下血，或赤或黯，半載之後，非使血則盜汗，非惡寒則發熱，血汗二藥，用之無效（即止血止汗之藥）余診之曰，此思傷心脾，不能攝血歸元，使血盜汗，皆火之升降微甚耳，惡寒發熱，氣血俱虛也，乃令午前服補中益氣湯，以補脾肺之源，舉下陷之氣，午後用歸脾湯加麥冬五味以補心脾之氣，收耗散之液，而諸證悉愈。

一工程師，患食少，手足逆冷，飲食畏寒，發熱吐痰時欲作嘔，其胞兄略知醫道，誤用二陳枳實之類，胸腹反膨脹，嘔吐痰食，余診之曰，此脾氣虛寒，無火之痛，故食物不消，遂用補中益氣湯而愈。

一綢緞商楊某年三十餘嘗因感冒發熱，他醫用發表不愈，繼用小柴胡，熱戰汗多，遂憤憤昏昏不知身之所在，臥則如雲之停空，行則如風之飄毛，又兼消穀善飢，夢遺諸證，余觀其行色類肥白，向之曰，此大汗極矣，切其脈浮大而無根，他醫按外感治之，所謂虛其虛矣，經云邪氣乘虛而入，宜以內傷爲重，遂以參，北歸，附肉桂等十餘劑病減十之二三，後又加大量白芍，十餘劑病者始知身臥於牀，足履於地，自喜曰可不死矣，不久果起。

報關行經理宋少卿年逾五十，患眩暈洩瀉，體倦，遺精，心跳通夜不眠，余診之曰，脈皆浮大無根，或弱無常，皆虛之故也，余思古書云肥人氣虛宜用參耆，又云黑人氣實不宜用之，果從形歟柳從色歟，

遂熟思之，色雖黑而氣虛，當從形治，遂以參、耆爲君，白朮、茯苓、木通爲臣，梔子、酸棗仁、麥冬爲佐，陳皮、神曲爲使，水煎服，漸愈後以六味地黃丸而痊愈。

商業學校教員程塞心先生，形色清瘦，肌膚細白，年四十餘，患眩暈，四肢倦怠，夜寐心悸胃亂，或用加減四物湯，甘潤以理血或用辛熱以理氣，又或作痰火治，或作濕熱治，以上他醫所用者均不效。余診之曰，脈皆沉細不利，心部散濇，曰此脈乃陰脈也，脾與心必憂思所傷，宜做歸脾例，加以木香蒼朮散鬱行濕之藥，病果痊愈余告其須常以淡酒調木香末，時時服之，而善其後。

王濟陸年近六十，時六月傷飢又被雨濕既而過食冷物，腹中疼痛，嘔吐，他醫或作傷食或作冷氣治，率用香燥消導之藥，時作時止，後則大便溏瀉，亦皆穢液，臥則驚悸，余診左脈沉弱，右脈虛浮，但覺頗弦，次早腹診，左脈濡小無力，右脈虛豁，此皆脈之不常，虛之過也。後用人參、白朮、茯苓、當歸、生地、黃耆、酸棗仁、石菖蒲、山梔子，服後覺力健而食進，尙覺氣未除飲食少味，遂再加大量人參，白朮而愈。

運貨商人張某七月間行舟遇風濤驚恐，又因事惱怒病胸膈滿食少，又燥浴過度，而加自汗，延余診視，左脈浮之不應沉取豁然虛，右寸來促，關小損而駛，兩尺沉而無力，遂用參朮補脾爲君，酸棗仁欬汗爲臣，枳殼以泄肝，白芍引金泄木，當歸和血潤燥，陳皮以理氣寬胸，川芎、山梔子、香附，以散鬱，茯苓

以利水，一劑，汗減大半，胸膈寬，食倍進，夜臥安，次早略覺腹脹，嘔吐清痰遂寬後又加半夏生薑出入加減，數劑而愈。

友人朱君之母，年七十餘，患惡寒頭疼，惡心嘔吐多汗，畏縮，余診其脈兩尺沉細無力，乃命門火衰，人虛肥而多鬱，由脾肺虛寒，治以人參，白朮，柴胡，陳皮，半夏，香附，茯苓，炙甘草，數劑痊愈。一經紀人，常年兩足麻，雖夏月足寒如冰，時時不能行，每飲食稍多，則作痛泄，余診之曰，此乃脾胃虧損之使然也，遂以六君子湯，及八味地黃丸間服而愈。

厥症類

路局編譯主任張君，忽患泄瀉數次，僂仆不省，神昏目眩，肉瞤口噤，狀若中風，脈之沉弦而緩，手足不冷，身強無汗，面色青，兩頰紅，此肝鬱之重者也，用童便葱白煎熱服稍醒，繼以羌活，防風，柴胡，鉤藤，香附梔子之屬，次用天麻，白朮，歸芍，丹皮，梔子，而愈，或問肝鬱何以致此，內蘊鬱滯，加以外受燥熱，如氣鬱極必成此象。

余戚宅一傭婦，常患暈厥，每吐痰碗許乃甦，此次發後添加口渴，五更倒飽，腸鳴腹疼泄瀉，小水短滴，咳嗽，脈之兩寸濡弱，而關滑大，此中焦痰積所致也，先與二陳湯，加蒼朮山查麥芽以健脾爲君，以

白芍止痛爲臣，以滑石澤瀉引濕熱，從小便出爲佐，服後漸愈，後以六味知柏牛膝而愈。

白站長之母，每觸怒即暈厥，必閉門合目靜坐，不令人在傍，手足皆冷汗出如雨，氣息俱微，越一時，避如常，原以項間生過癰癤，多服某女醫之斑痧等毒藥，致脾胃損元氣虧也，且每睡必先搥腿，即睡則驚跳心常不安，余遂用六君子湯加丹參酒黃連，青皮，獨活調理而安。

張街長患卒倒不省人事，口眼相引，手足戰掉，一醫作風治，又一醫作痰火治，俱無效，延余診之，六脈沉數氣口緊此非風非痰乃氣夾食也。其家人始悟曰，適正食之際，被惱怒所觸，遂用木香零蘇青皮山查，而愈。

吳先生之母，時多暴怒，入秋以來，氣逆上厥，如畏舟船之狀，動則暈去，久臥於牀中，時若天翻地覆，不能強起，屢經他醫診治無效，後有一醫用人參五分略安片刻，最後服至五錢一劑日費洋數圓，吳先生賦閒多年，勉強支持，嗣後病轉因危，大熱引飲，腦間如刀劈，食少瀉多，後延余診之，謂可救，曰蓋怒甚則血逆於上，而氣不返於下者，名曰厥疾，厥者逆也。顛者高也，氣血俱逆於高顛，故動輒眩暈也，又上盛下虛者兼有膽病也，膽之絡皆上通於腦，鬱之火上攻於腦，得補而熾，其痛如劈，同爲厥顛疾也，風火相煽故振搖而蒸熱，木土相凌，故艱食而多瀉也遂以代赭石龍胆草蘆薈黃連之屬，降其上逆之氣，以蜀漆丹皮赤芍之類，行其上逆之血，以牡蠣龍骨五味之藥斂其浮遊之神，最要在每劑之中，入生豬胆汁二